

破阵子丛书

祁连如梦

徐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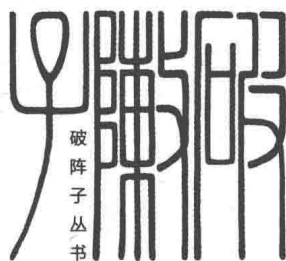
极目四望

远探历史八荒
近抵现实之岸

重庆出版社



□□□□□□□□□□



□□□□□□□□□□

祁连如梦

□□□□□□□□□□

徐剑 著

□□□□□□□□□□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祁连如梦 / 徐剑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229-12565-3

I. ①祁…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94275号

祁连如梦

QILIANRUMENG

徐剑 著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责任编辑: 徐宪江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宁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tr@vip.163.com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千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剑，云南昆明官渡区大板桥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著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共计600万字，先后创作出版导弹系列的文学作品《大国长剑》《鸟瞰地球》《砺剑瀚上》，以及《江南草药王》《水患中国》《麦克马洪线》（待出）《东方哈达》《冰冷血热》《遍地英雄》《国家负荷》《雪域飞虹》《浴火重生》《王者之地》《梵香》《坛城》，长卷散文《岁月之河》《灵山》《玛吉阿米》《经幡》和长篇电视连续剧《导弹旅长》等十八部。荣获“鲁迅文学奖”，两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以及“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全国文学奖，被中国文联评为“德艺双馨”文艺家。火箭军党委为表彰其创作成就，批准其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

乙未冬深，大雪过后，京畿之地半月阴霾不晴，雾锁城郭，霾虐苍生。余自江南归京，阴霾正浓。忽收责编惠清女士微信，彼称：领导变动，杂志改版，专栏文章取消，“剑谈”专栏最后一篇文章，须晚上交稿。阅后，些许怅然泛起，旋即，又如释重负。

时光匆匆，一面之纸短文“剑谈”专栏，伴余一路走来，谈笑间，两年过矣。缘起只因微信。女儿为余开通微信，取名“老徐”，窃以为，此数字平台甚好，亦图亦文，图胜文亦精，可玩着写，配图发，观者皆为朋友众亲，不必太在意。因文短，须精，余想到晚明小品，空蒙、性灵、禅意，便试写数篇，颇受朋友圈欢迎。聚成兄看后，甚喜，邀余到《中华儿女》开专栏，嘱以此风格写，有个性，好看。余一口承诺，于是乎，一名曰“剑谈”之专栏由此催生。然，一页之字不过千三百，说易亦易，说难则难。作家操刀，于读者观之，不过小技耳。然，治大作如烹小鲜。大作好写，犹如长江黄河，烟波浩渺，惊涛拍岸，气吞山河。可匠人好为黄钟大吕状，极易唬人。而千字短

文，则有难度，形似小石潭之秋水，清澈剔透，鱼翔浅底，池边生兰芷，水中多杂草，皆一览无余。作家功力之深与浅，文笔老与嫩，寥寥数语，便可测试出来。皆因专栏之文须言之有物，须吟物显志、叹事成理，写人可立传，切入角度要巧，叙述向度亦须摇曳多姿，具思想穿透力，且宜沉淀为历史文化。

余生有幸，择作家为业，可圆读书行走梦。快哉，行万里路，读天下书，品苍生情。游侠经历，乃治小文时，更幸。“剑谈”展开之时，总编不拘，责编不苛，任余神游山川，极目四海，远探历史八荒，近抵现实之岸。《俄乡纪事》首发，此乃余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俄罗斯散文，连发七篇，其三篇编入《2014年散文年选》，名曰《俄罗斯笔记》。后，便是杭州之烟雨江南，一堤丹桂醉苏堤，写余陪父母游西子，问断桥何在。继之则为张岱《湖心亭赏雪》，妙在一点一横之间，点睛之笔也。收笔之处，梦回原乡，梦中的昆明大板桥古镇杏花雨，三夏芙蓉，九苇稻香，十亩荷塘，皆扑面而来。余乐此不疲，走过神州大地，远足天山南北，又有十六次入藏之旅，三步一跪皆浮屠，万里青藏万里云，皆入梦来，可凝笔端。于是乎，每月两篇，大多写于路上，车上，船上，早上。

感谢责任编辑张惠清，此一篇篇文章，乃彼催促而成。余多惰性，辄于最后一晚、最后一刻匆匆交稿。《待月西厢永济寺》《斯楼无魂》诸篇，皆历历入“剑谈”。

二〇一五年，乃余之创作小年，却是徐家吉年。否极泰来，余著

有《经幡》新作，飘荡青藏，天语六字真言，唵嘛呢嗡嗡吽，皆为我欢。天意甚怜，好人终有好报。东风四起，喜剑笔擎云，幸自有彩云缭绕。

春风大雅，秋水文章。余写短文，两载春秋，匆匆，操性灵之笔，淘洗己之性灵小文。行走读书，羁旅之中作文。于是乎，乙未之年，余夏入惠州，再至东莞，后入深圳，欲鹏程万里，再写一年，便能结集出版。重庆出版集团宪江编辑读余之“剑谈”，甚喜。欲策划军旅大家“破阵子”丛书，旨在金戈铁马，夜卧冰雪，铁马秋风大散关，砺山带河赋诗章。断鸿声声，不看吴钩，把栏杆拍遍，山河依旧在，喟叹陈年旧事，好在文心归于寂然。

斯时，最后一个句号落定，余须致谢《中华儿女》，谢聚成兄；还须谢责编惠清，彼屡屡相催，促成此书八万余字杀青。至二〇一五年底，余所发文二十四篇，其中三组七篇文章，辑成《南疆断章》《爷爷的抗战》及《故乡拾遗》等，二〇一五年被三家散文年选选载。

经国文章，千秋之事，华章宜待秋水洗。秋草黄，霜风白露，一壶浊酒万事休。沉醉之后，看秋山红遍，回雁峰前，湘琴横拨，箫剑直吹，几簇芦荻悠悠，乃赋《破阵子》一首抒怀：

秋风小雪空山，梦里捣衣长安。一池碧水见澄澈，万千民众祈经幡。回首黯故园。

日暮紫霞红灿，夜梦冰河萧关。扬眉出鞘百夫长，勒马封侯
在燕然。向史觅新篇。

斯为序。

二〇一七年七月

目录

辑一 西域断章

- 2 胡天无雪不见君
6 谁的龟兹
10 葱岭在上
17 夏塔之思

辑二 云南看云

- 56 父亲的烟标
59 春风大雅彩云南
63 一块老墙土的寓意
65 常怀敬畏之心
68 忍将功名苦苍生
71 记忆中的年事
74 乡愁成了奢侈品
78 乡村的眼睛

辑四 莫斯科笔记

- 82 红场，一个中国少年的红色记忆
85 血性俄罗斯
89 新圣女公墓死与生
92 生态俄罗斯
95 俄罗斯的良心
98 偶像的黄昏

辑二 祁连如梦

- 34 祁连如梦
37 八面皆景卓尔山
41 断崖千尺，花海有边
45 最后一班绿皮列车
48 山是英雄冰美人
51 未遇浪漫心亦安

辑五 江南地舆

- 102 半山烟雨半山佛
105 老妈犹忆白娘调
110 前朝梦忆说士风
113 青藤书屋人寂寂

辑六
魏晋之风

- 118 杜康酒中有魏晋
121 盛唐气象何处寻?
125 待月西厢寺已空
128 斯楼无魂
131 古丹道苦寒行
140 凝固的史记
147 天马渐远
150 略附风雅

辑七
岭南观潮

- 154 乡关何处寻祖魂
157 苍烟落照进士村
160 云响衣裳花想容

辑八
芑野行走

- 166 三阳开泰
169 圣湖观湖相
172 十载阳台云和月

辑九
铁马冰河

- 176 爷爷的抗战
183 新李将军列传
201 清明时节更思君

辑十
剑雨斋留笔

- 206 一望成雪无高原
211 余者芬芳连艳阳
219 我以素颜行天边
222 在纸质大地上行走的人
227 抗战文学叙事的三个坐标
235 军旅文学的中国气派

辑一
西域断章

已是下午二时。可天庭之上，太阳钟盘刚指向正午，秋阳正烈。不远处之火焰山，地表温度仍达四十多度，交河、高昌古城，皆无入秋渐凉之气象。离开吐鲁番的最后一站是博物馆，无意间，竟在克孜尔石窟抄经文书中，与大唐边塞诗人岑参账单不期而遇。“岑判官马柴匹共食青麦三斗(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寥寥一行字，此乃一千多年后在吐鲁番以东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纸棺上发掘的。

麻纸早已褪色，墨迹仍旧清晰，浮冉着一股千年烟火。遥想当年，漠风萧萧，岑参将一碗浊酒饮尽，付过马料钱，走出客栈。仰首苍穹，唯见胡天千里，云垂穹低，蓦然回首间，交河古城黑云摧城，风雪欲来。彼跃身上马，紧随安西四镇都护使高仙芝和副都护使封常清身后，打马前行，朝着天山南麓飞驰而去。雪地之上，留下一行行马蹄之印。

马蹄声咽，没于风雪之中。乙未年立秋后，余兀立于交河古城天穹下，茫然四顾，却不见天山飞雪，地上更无一行马队蹄印。斯时，

中国作家“丝绸之路行”登车而行，朝着法显、玄奘和岑参走过的西域大地，一路向西，只是汗血宝马换成了一辆考斯特。胡天八月即飞雪，低吟浅唱，可天山无雪，朝当年岑参驰马走过的驿道极目千里，地平线尽头，阳光灿然，万里无云，天现一片佛教蓝，大唐马队隐于何处，岑参又在何方？

对于中国文人骚客而言，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边关冷月，千帐灯火，灵魂有安妥处，心中便有诗性与神性。于是，半阙苦吟，两行诗句，一声仰天吟啸，便将一片洪荒之域，化作温馨的精神之乡，遂成千古绝唱。从此，一首诗，一句经典，成就一处人文景观。只要诗人精神不死，斯地便永远有一个文化之魂踽踽独行，令万世景仰。

余对岑参情有独钟，源自少年从军，蛰伏湘西一隅，寒夜苍茫，冷雨夹雪，楚山凝冻，窗前窗后，皆成玉树冰山，梨花莽荡。偶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从“胡天八月即飞雪”，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顿时生出万千喟叹，此诗此境，竟将窗含玉树梨花飞扬为诗情画意。顿时，便被其高远意象和襟怀倾倒。后，再读《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仿佛见一介书生岑参，身披铠甲，兀立于轮台城郭之垛堞前，时西风正烈，辕门前旌旗不动，战马长啸，彼玉树临风，抚剑问天，将寒山望断，把吴钩看了，断鸿声中，落日楼头，唯见天山暮雪。此时的大唐士子豪气天纵，“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夜卧冰河，剑舔墨汁，下马能豪饮，上马敢杀人。夜入军帐，挥动狼毫，蘸着精神膏血，作

歌赋词，戍边立业，只为封他一个万户侯。盖中国之少年精神矣。

一路向西，车沿天山大纵谷而行。羁旅遥迢，天山冷梦，西望长安，不见故人入梦来，一代边塞诗人之肉身消失于滚滚风尘里，却活在一卷卷唐诗之中，活成千古。少年岑参，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簪缨之族，从曾祖父岑文本为李世民宰相始，一门三宰相。然，其伯祖父长倩本为武则天当朝宰相、廷上重臣，却触怒天威，祸及五个儿子被诛。岑参之伯父岑羲为睿宗朝宰相，后因追随太平公主作乱被诛杀。岑氏一门从此家道中落。然，岑参五岁读书，九岁吟诗作赋，少有擎云之志，欲振岑家声威。彼万里赴戎机，只为官至卿相，不辱祖宗。天宝八年（七四九年）后，两度出长安，过北庭，入大唐安西都护府，先为大唐名将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官，随一代常胜将军征小勃律国，兵出葱岭，直抵今日之阿富汗的库尔兴什，威震西域。一千年已矣。从帕米尔高原走入亚洲腹地的探险家斯文·赫定，踏勘高仙芝行军路线，惊叹道：“此为人类历史之第一次，乃中国最勇敢之将军也，比欧洲名将汉尼拔、拿破仑、苏沃洛夫之越阿尔卑斯山，真不知超过多少倍！”然，高仙芝不识岑参之才，冷落其于幕后。两年后，彼悻然回长安，与李白、杜甫、高适厮混，吟诗填词，喝酒作乐。然，酒酣之后，彼怆然泪下，心不甘寂寞也。天宝十三年（754年），彼再度入西域，欲圆卿侯之梦，任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之判官，随着大唐雄师降服西域三十六国与昭武九姓，留下三百多首边塞诗作。此时，彼最歆羡之人，乃封常清大夫。其未至不惑，已为国之干城。岑参吟诗献媚，

一脸真诚：“如公未四十，富贵能及时。直上排青云，傍看疾若飞。前年斩楼兰，去岁平月支。天子日殊宠，朝廷方见推。何幸一书生，忽蒙国士知。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岑参终未能像心中偶像班超，封个定远侯，最终以峨眉山下一嘉州刺史了此余生，罢官之后，客死锦官城，时年五十六岁。留下一曲曲边塞高歌，吟成青山黄河。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吾等半卧于铁骑之上，一路坐车观天山，看西域。车过马兰，未停，车过巴音郭楞，仍未停，过博斯腾湖、焉耆、铁门关，皆未停，夜宿库尔勒。次日，前往龟兹古国库车，抵近轮台时，天地玄黄，轮台东门不再，天山以南行旅，一路秋阳红灿。胡天无雪不见君，西天取经之途，大道寂寂，已经没了马蹄声、驼铃声、胡曲声……

车出库尔勒城后，一路向西，当晚下榻之地，便是库车县城。漫漫行旅，欲行五小时之久。太阳懒洋洋挂于天山之上，自南面车窗斜射而入，晒得人昏昏欲睡。然，余无半点倦意，独倚窗前，极目天际，神游八荒，天山南麓红白黄褐之丹霞地貌，如天马行空，似白象原驰，更有红驼悠然，随众菩萨出行，博带褒衣，背景是一片深海般的蔚蓝，在余之视野惊现一派梦幻之境。

斯时，西域大道上车量稀少，好久不见一辆车驶过来。不闻马蹄声响，亦无驼铃悠悠，却顿感体热，有一股历史信息于焉激活，奔突于身。冥冥之中，唯见持节张骞骑于汗血宝马背上，踏雪而来，汉风威仪，臣服四方。班超万里封侯，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彼经营西域二十二年，莫不宾从。大军沙暴般掠过后，大漠依然岑寂，汉地却陷入兵荒马乱，于是僧侣登场了，朱士行、法显、玄奘背着行囊艰难踉跄而行。一袭僧袍风中飘过，掠过塔克拉玛干大漠，犹如精神路标，指引着人类，温暖着逃出

生死之劫的商旅。

然，一袭袈裟如古道上丝绸一样，湮没于历史风尘之中，风干成记忆。在余历史地图行走之中，轮台城过后，西域三十六国下一个驿站应该是伽蓝圣地，大唐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了。

龟兹何在？余向瀚海大声疾呼。同车新疆作协朋友道，就是今晚下榻之地库车县也。

龟兹，库车？库车，龟兹？古龟兹国早在汉代便存世千载了，龟乃秋之繁体偏旁，与汉文化连着沾血脐带。而库车乃突厥语，取悠久、悠长之意。后，见库车县委书记，彼称，库车乃当地维吾尔语龟兹之拼读谐音。

谁的龟兹？龟兹国王的，鸠摩罗什的？大唐帝国唐三藏的，安西都护府高仙芝、封常清的？还是龟兹吐火罗语大师季羨林的，抑或你的，我的？

落日时分，隐没于云中之夕阳，从云罅筛下几道金光，犹如佛陀之兰花指，摩挲库车城郭。车抵县城，下榻之所，居然是一座五星酒店，其豪奢之度，非大汉、大唐之龙门客栈可媲。余伫立于十六层落地窗前，俯瞰城池，古龟兹国王，大唐安西都护府，还有登高望远，满城金顶、佛塔的伽蓝，皆湮灭于岁月暮色中，风轻云淡。唯有文化活着，一帖青史活着，活在上古的记忆里。

一个人的龟兹，绝非国王的、大唐都督的龟兹，尔辈皆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唯有古人鸠摩罗什和今人季羨林御风登上云端。